



遜園漫稿

庚申



遜園漫稿

庚申

目錄

焦山法系序

梅花

友人數言蘭嵎宗伯桃源之勝賦此志懷
二首

閻處士鶴洲七十

鄭同野叅軍七十

談振玉居士七十

兩山先生宗白子四集詩稿序

謝太公暨莫安人並封偕壽七十序

待封少竹宋公墓志銘

考成圖錄序

陸斗南像贊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王母鄧太孺人九十

鵬社初鐫序

重刻困知記序

却寄

贈丁長公

金陵古金石攷目序

三聘亭記

荆凝宇封翁七十二首

秋夜

臺翁老師福廬山房奇秀甲海內元心切

嚮徃恨不能撰策以從敬賦四詩以志

遠想

白偏堂集序

大中丞蠡源陳公晉少司寇序

李母梁太孺人墓志銘

松石齋草序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贈吏部尚書

恬菴蔣公墓志銘

霏雲居續集序

寄人

衷大可見訪

陞任請告疏

封翁凝宇荆公七十序

西極先生文公七十序

少司寇玄谷何公晉御史大夫總憲南臺

序

翰林院修撰澹園先生焦公墓表

漕運總督憲葵王公晉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序

文太青先生像贊

遜園漫稿

庚申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焦山法系序

遜園居士讀憨山老人焦山法系序竊咨嗟三
嘆之焉有是哉彼法門中求法之親傳法之密
護法之嚴一至此也彼其于人間世祖父子孫
之嬗代以爲是恩愛之纏縛亡已時也捨而離
之至外其宗祊而不顧而其師弟子授受之際
有函蓋合而鍼芥投者生則委身事之物則手

辨香祀之法種流傳誓毋斷絕其世系宗派秩
然不紊可攷而知也天合者攤之人合者規之
此曷故哉蓋曰父子相傳之身四大假合之身
也聚如漂沫散若飛塵隔陰卽不相知委蛻憑
何相授師友所成之身金剛不壞之身也一真
默演萬劫不迷界已換而偈猶傳薪已窮而火
無盡此其所以去彼取此也是以衣鉢之傳自
迦葉以至曹溪三十六世如出一姓曹洞潞仰
臨濟法眼雲門五宗之派亦世世相續汭流滂

源其付囑承嗣卽國典之傳珪襲組支聯跗
接未有險其密者彼豈徒以世代之久近筭法
乘之短長兒孫之盛衰計門祚之厚薄云爾哉
人存則法存人亡則法亡愛其法不得不嚴其
存法之人人不可知法亡不可知也操其可知
者以待人之不可知者如執左券以俟合卽千
百其人千百其世何法所攝何宗所分如印印
塗了亡溷肴矣嚮使不思傳法第以門戶相矜
禪律之攻南北之諍此其作俑何事空取其派

通園漫稿
系分而晰之如後世競門第誇地望飾譜牒之
紛紛爲哉道易禪人有見于此故憨山老人旣
爲續其法系又舉揚以示拳拳于毋滅正法眼
藏者然則世有亢宗之子繩祖之孫其必如馬
駒之踢獅子之吼始可參預法流續承宗印不
然卽源流脉絡一一分明與高門之家乘祠曹
之僧牒何異道易禪人無事更爲向上祖師續
鳧之脛居士與憨山老人亦無事更爲道易禪
人畫蛇之足矣

梅花

峭寒未敢試春衣自爲梅花扣竹扉天向衆香
城裏見人從羣玉府中歸素姿坐失千花豔朔
吹寧教一片飛誰咏愁霖方未已羅浮春色詎
應稀

友人數言蘭嵎宗伯桃源之勝賦此志懷二
首

山林城市此中分長日唯看鳥雀羣潭近有泉
皆挾兩地高無樹不生雲鍾陵遠岫牕中見蕭

寺疎鐘枕上聞
共說山居新賦就
肯因逋客更移文

漫憶溪山向若耶
平田曲曲帶春沙
過橋雲網新魚市
隔岸風帘舊酒家
掃徑不開唯竹影
扣門無路是桃花
分明說與僊源事
未許漁人到水涯

閻處士鶴洲七十

大隱秦淮七十春
素封家自遠風塵
校書學久通流略
結客名方起縉紳
子姓賢堪傳梓里
衣冠榮許遙楓宸
願君百歲爲君祝
長作香山社裏人

鄭同野參軍七十

天瑞雲爲五色披
華堂獻縷晝遲遲
蓮開幕府池邊日
花滿河陽縣裏時
經術康成傳里閨
聲名谷口動京師
誰言樗散神偏王
擁彳欣看紫鳳嬉

談振玉居士七十

人才共許阿龍超
老後風流尚六朝
賦就百篇

非酒肆縣來一榻是僧寮堦前玉樹風逾皎臺
上金莖露未消年事古稀身更健莊椿何地不
逍遙

兩山先生宗白子四集詩稿序

兩山李先生以文學崛起武功與先大夫同舉
萬曆甲戌進士同出大學士于文定公之門意
氣相符驩然莫逆也先生官尚書計部郎以廉
直有聲薦紳間將拔寘天官而以失當塗意出
守洛陽治郡三年晉憲副奉 璽書備兵岢嵐

先生所至不爲赫赫名然去後人輒思之郡人
至爲生祠春秋鼓歌世世勿絕塞上之役蒐卒
簡乘所以固扞圉而褫旃裘之鬼者在所皆石
畫也時方最先生才品將以節鉞之寄重畀之
乃亡何中忌者言解鞞歸矣公論大明 朝命
方亟天不憖遺先生遂厭人間世及于大故豈
不惜哉自先大夫之棄余兄弟也不佞起元幸
備員交戟之內遇年家丈人行謹以事先大夫
者事之然紬指二十年來所執贄而見辟呬而

奉者僅僅三四公而已落落甚于琴上之星每
爲低回而太息則常欲從其子弟一講兄弟之
好庶幾可以想像前輩之風流而其得於聞問
者抑又希矣而先生有子文學君以弱冠之年
能讀父書以高才嶽嶽逢掖中一旦走使三千
里函書以世講詔余且以先生之四集詩見示
曰子之知先君子不後于子之先君子願毋以
玄晏自諉也余得之驚喜踰望外不啻明月之
投而于將雌雄之合也因爲論次先生與先夫
夫之交好而及余二姓兄弟之知者以弁之且
以志余生平執鞭之慕焉詩稱四集始而部旣
而郡又旣而塞又旣而里凡若干首皆五七言
近體大都取法于開元天寶之間而氣色高華
興象典厚有弘正風武功自對山太史以騷雅
主盟一代屹然與空同大復競爽爭雄先生淵
源所自坐進斯道非偶然者然先生之才不盡
于詩卽寄志于詩而又不盡于集意其畱有餘
以詒後人文學其益拓而大之俾攷世胄者以

斯集爲談彪之史可矣

謝太公暨莫安人並封偕壽七十序

天欲生博達雋茂之人爲國珪璋爲家弁冕則必鍾靈孕秀于所自生以爲之地其人卽素仕不升潛德不耀而夫負妻戴醇固惇龐必無喬詰踔厲之事以滑其和無浮夸巧誕之智以損其隲望而知其宐有後者也夫然後大闡厥祥而賢詰生焉闢上世所未踐之塗啓前人所未剏之業若人亦且身食其報膺鐘鼎之養享松

喬之壽備五福而頌萬年人孰不以爲善積者常大售而久然哉天意之篤生其默成固已遠矣樞曹謝大夫吾曩所稱博達雋茂之人也國眡之爲珪璋家眡之爲弁冕南卿曹中首推重焉而大夫夔夔然不以美自名一啓口必曰家二人未嘗頃刻忘也于是士大夫涉璇源而探珠浦臚列謝太公莫安人之行事傳說之而潛德之幽光遂不啻若楚之蘭蒹湘之琳琅荆之梗柟杞梓不脛而走闕下會大夫以三年績

奏

聞

上舉褒貶典以寵異之推恩所

自生而太公安人乃並以子貴矣太公家楚之南郡世隱于力田而獨以純德著安人素封女也歸太公而布衣操作相敬如賓所謂鹿門之並耕吳市之偕隱者也太公少孤養母如蔡君仲而安人且躬奉甘毳搔抑以佐其驩太公友愛天至如姜伯淮而安人且肅讎交勉以合其和太公共財假貸如樊重而安人且好施賑周困急以廣其德太公清靜無競如伏湛而安人

且夷然于非意之干以弘其量此非天所鍾靈孕秀爲篤生賢喆地胡以不繇典訓黽勉一德若此哉迨其舉大夫兄弟也太公安人爲輟膳以授餐篝燈以課讀伯仲遂以高才生名伯且廩于庠矣大夫與季聯翩舉于鄉而大夫且先成進士矣一門之內大者龍鳳次者虎豹昔之封胡羯末未足相方子姓之貴甲南楚而太公安人符采愈王步履未衰乃同以拜命之日而開七袞蓋備五福而頌萬年與龍章翟茀

寵適相值尤人間世所稀邁見者此士大夫所以其詫爲盛事而益以知大夫之所自生濬祥于天爲不易也不然挽車提甕不損少君之高蓬髮歷齒無貶儒仲之節頰叩之際卽靡忤容身懷琬琰將比于枯岸之莫論潤山之不薦矣求如太公安人名播 天聽秩比封君相去詎直顯晦間哉昔聞長老有言德盛者助多福厚者緣備太公安人鐘鼎之養松喬之壽實自有之如龍之能雲虎之能風不召而自集余故不敢侈言頌禱之事而第推本天之鍾靈孕秀者爲大夫以佐觴蓋論珪璋弁冕于家國之間乃真所謂善積宐大售而久者也

待封少竹宋公墓志銘

自國家以科貢之途馭士倜儻奇偉之人恆不屑頰首受功令海內多事嘍喑乏材不知魁士異人堙曖而不升者固已多矣自非子姓材而顯幾無以聞于世悲夫余是以于少竹宋公有餘幸且有餘感焉宋公浙之樵李人也先世

籍洪都始祖允中繇僞漢歸

高皇帝以小

旗隸嘉興所三傳爲學正栗菴公四傳爲文學
竹西公父子始以儒行著公竹西公之長子也
生而有奇志九歲解屬文十二歲能工詩歌駸
駸乎趾家學進矣而獨膂力絕人常左右手各
提一石粟高舉疾馳若鳥之矯翼而蜚者自是
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會倭難起總制張公涖浙
視師而張公者栗菴公門下士也公廼因栗菴
公以干張公願得隸行間自效張公開幕府召
試之公戎服帕首雜進弓矢矛戟鮮不中程者
張公將署補軍吏而念其家世服儒因索所爲
文讀之駭曰兜牟而衲襦豈而事邪謝遣之後
張公 詔逮入 京師公徒步護行千里而後
返人謂張公能用公者夫夫且爲王修脂習矣
公請纓之事雖抑不得伸而壯心未已邁諸路
兵搏倭則時時陰挾弓矢徃從之嘗隔河觀狼
兵一人提刀擁蔽獨挑戰倭之殲者七人矣最
後倭出其驍者與兵角公度兵覩且不支也突

發一矢中倭膝兵遂得乘間刃倭歸五里涇之
戰我師潰而奔前阻于柵不得進公力拔柵以
啓奔者而身自當倭倭憚公委而去又嘗與民
共乘城中夜有黑蛇大數圍談詈踰埤坵上公
斫之不中城中大驚已偵之知倭酋徐海私入
城訶虛實也蛇之祥蓋海云于是有訛言公歿
者母某夫人駭哭幾殞而公徐徐自外歸相持
而泣自是不復出入兵革間會學使者試士公
隨衆奏其牘被選補博士弟子員矣公雖衣逢
夜衣而顧念夙昔尋自悔居恆輟書太息或拔
劍斫柱懸的百步外射之壯心無所托耗則日
召田間故人引濁酒取醉唱田家歌自娛也游
黌校三十年未嘗一識邑令旣舉伯子羽皇知
其材可遠到躬嚴課就之羽皇隨取高第知名
當世然公卒以生平恇邑多所感晚遂得心疾
嘗忽忽不樂時獨行水邊道上間索古史讀之
遇奸臣賊子輒憤詈捉書擲之寸寸裂乃已或
復取讀終夜不寐以爲常迄于大故嗟乎公之

意固有在矣以彼彊力抱絕技令得鳴劔持矛
一當虜斬將搃旗易如拉朽萬戶侯豈足道哉
始朱大將軍與公同起徒步中嘗手提六倭級
示公公不顧後朱累功至大帥而公以一青衿
捐肘後黃金之印此所爲獨壹鬱而無誰語不
屑屑竟章句學也然公雖不得身副其志有子
如羽皇竹帛鐘鼎之勲可翹足待何異于公自
有之公真非兜牟襴襜中人也張公可謂有人
倫鑒矣又何所復介介爲哉余所爲按羽皇之
狀公淡爲公感且幸者以此狀又言公剛正好
面折人過嘗力距奔女臨財廉卽絕炊未嘗有
所稱貸遇窮乏解衣推食弗靳也喪竹西公母
夫人與口夫人共負土以窆悲號動行路公負
側儻奇偉之財侘傺于世有所激而名畸人而
節行純一乃如此宐有後矣公名如春伯初字
少竹其別號也生嘉靖丁酉之九月九日卒萬
曆癸丑之九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某氏某
人女丈夫子二長卽羽皇名鳳翔舉順天壬子

鄉試第一人娶姜氏貴縣縣丞應垣女次鳳儀
娶沈氏其女早夭孫某某墓在嘉興鉗釧字圩
之新阡葬以戊午之三月四日羽皇手布狀走
金陵屬余志因論次其大者銘之
觚已陳矣而忤者樓蘭之功筆已投矣而慳者
定遠之封致身者約詒子則豐身不竟爲熊羆
而子實爲鸞龍有翕必盈天之道猶張弓大受
者絀其暫重積者贏其終吁嗟乎宋公

考成圖錄序

秦郵之去秣陵雖數百里而遙然盈盈一衣帶
水耳彼州人士往還者無虛日故風土謠俗之
詳得于耳剽口譯者不啻若身履其地州長吏
有異政瑋行亦得以九里之餘潤霑及之此中
徃徃代爲之鼓歌以儷卽江之南北馬牛其風
不爲限也海若王大夫之爲守三年矣其豈弟
之澤浸灌于域中而神君仁父之聲參參然播
于四境之外余之得于所聞者素矣友人俞羨
長氏客于大夫一日過余出考成圖錄以相示

曰此郵人爲大夫頌德之文因哀諸當事獎薦之語爲大夫報政助者也余一再閱之視余之所聞者顛若不爽而事尤加詳則益爲之肅襟斂容景行而不釋自吏道之多端也刑名錢穀之功日計之而不足其材者且矜語鉤距鋸筭之事以速其名何武之建學宮文翁之立講堂嗤薄以爲迂疏置不問矣大夫摘發如神擊斷不避可以使舒緩養名者灑然爲之變而獨拳拳以絃誦學校爲先此豈刀筆筐篋不知大體者所能及哉昔之論吏治者以更鼓分明而知其爲好官員以請不筭農器而定其當秉均軸如圖錄所稱大夫且繇此升矣秦郵之政可著廊廟

上且大有以畀大夫豈獨如君家允規軍民歌咏之十奇已乎羨長氏聞而听然曰言大而當遠而知也真又圖錄之所未逮者請書之以爲弁異日大夫且以秦郵爲桐鄉有如茲錄之垂不朽也梁竦不得謂州郡之職徒勞人矣

陸斗南像贊

學通玄釋而被者馮翼之服胸羅象緯而託者
簾肆之卜致長者車挫名而名不可逃爲日者
傳忠告而告不可賡究極夫聖哲肅艾法箕子
之演疇言依于孝弟忠信繼嚴公之隱蜀身昂
然如野鶴之在雞羣貌蒼然如貞松之拔灌木
斯人也其真有類于魯望之文無忝於士衡之
族善通乎季疵之癖妙得夫法和之術者耶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新都多鼎鐘之族而吳汪二氏尤錚錚以華腴
著母論纓縱劍珮之君子蔚有令聞負賢豪者
舊之聲卽閨閣笄禕者流亦徃徃以婦德姆儀
流譽彤管如今吳母汪孺人其一也孺人今年
開七袞矣以仲秋之某日修縣悅之燕于是里
中諸君子謀所以介孺人壽者欲徵辭于余謂
孺人之叔氏用卿與余敦縞帶之好甚摯可以
媒而得余言也則以其書來語前事余久從用
卿游得中翰新宇公之爲人素封好禮喜賓客

門多長者之車其人旣往而子姓之多而且賢
爲里閭中所企羨以爲中翰公善食爲善之報
而孺人實以德助而成之當中翰公居室時所
爲赴義待孺人而决息業待孺人而大者盖不
可以僂指數故中翰公之存也孺人不以夫子
爲政而戢其梱内之材中翰公之逝也孺人亦
不以代夫子爲政而削其梱外之楛也生平奉
繼姑則以孝聞處姊姒則以敬聞訓迪子孫不
以丸膽含飴自解則以慈聞課女紅晝夜力作
而身服澣濯不好時世粧則以勤儉聞晨旦筐
筥相望以瞻里中之待舉火者而又時匍匐以
給襚賙興築以濟跋涉則又以樂施予聞故人
之與中翰公游無有不頌孺人之爲人婦者中
翰公逝而人與其子若孫游又無有不頌孺人
之爲人母者孺人何以孑然筭禕而得此于先
後間哉蓋其蘭心蕙性貞于淑稟固已獨爲畹
畝之芳閨房之秀而又習聞其父於潛令在田
公之訓其檉結爲益深追琢爲益至故爲大家

婦爲名士妻超然自異于綺羅金翠之中而寬
然自得于蘋蘩沼沚之外有如此也中翰公身
卽負盛德不能不藉孺人以代其終身不享上
壽不能不望孺人以昌其後然則孺人今年政
七十千古爲稀邁矣余以德壽相因之理衡之
天方大授吳氏而發祥于孺人孺人安貞之德
應地無疆進此而爲大耋爲期頗有賴若不爽
者諸君子欲以余言介孺人壽夫亦知松筠之
永年鸞鶴之遐筭其性行自然得之豈待余言
而信哉昔謝太傅每語其嫂王夫人輒歎曰恨
不使朝賢見之意惜其爲女婦德不外彰也如
孺人足不踰壺而徽音乃赫然在薦紳先生筆
舌間政使朝賢見之何以加此用卿偕諸君子
進觴時當不以安石之語爲客稱矣

王母鄧太孺人九十

慈壽堂中敞玳筵翩翩九十地行僊松如綠髮
光尤鬢筠比清心節逾堅弋鴈詩成捐珮日丸
熊書就斷機年魚軒時爲行園啓鳳縷春因設

近園漫稿
悅縣王氏一門皆虎鳳鄧家七葉有嬋娟綺窓
自演瑤池曲蓬戶寧傳漆室篇令子蘭從雲省
握文孫桂向月輪寒稱觴僊醞高三醴賜秩
恩綸下九天西望青禽來玉殿南招玄鶴戲珠
田從茲共紀無疆算象服山河歲十千

鵬社初鐫序

清門申公以進士高第自請司應天校事金陵
之垂纓戴縑而談詩書者亡不人人祓濯鼓舞
自以爲得師公家吳閩習此土之士風與其里

近若文章之用又所謂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故
絳帳一啓剏立社規引羣材之有餘不足者繩
墨加之夫士也耳目不勞而嚮化者衆蓋鱣堂
之席甫煖士已畢就其材蜚英奮藻爭出以應
公求公一一激賞標目以獎飾之不數月而文
之佳者已盈笥公于是板行之而鵬社初鐫之
刻成余得受而卒業焉里士之雋余居恒多得
其文品隲之至是益驚其才進有昔人異書異
人之歎則又未嘗不忻然曰喜吾黨之士雲蒸

龍變濟濟彬彬不忝爲王國之楨有是哉公之
善爲人師一排檄而美箭卽可穿七札一追琢
而良璧便可重五都一剪拂而華聊騾耳隨可
追風繭雲而逝萬里也自古人才貞邪之品學
術醇疵之辨世運宏隆之界徃徃于文章覘之
今觀公所激賞標目愛才之心津津不容口幾
于神厲色飛矣而師曰黜浮薄永叔斥軋苗之
意時時露于丹鉛間有使諸高才生油然日囿
于其中而毋敢軋于其外者公之大有造于諸

士而善羽翼

國家首善薪樵之化也豈淺淺

哉余嘗有感于吾黨之士多負材而不殉名多
負氣而不慕勢以故進取之心常澹邁徃之韻
常高憂世者遂以六朝之游冶三學之標榜基
之得公爲師宐有爲之一洗者夫以公家世夔
龍之業步武鳳池自其常事乃跋跋抑退自請
一羶蕭然如素士蓋贊皇之出羣高平之徒步
有曼軋于世俗外者諸士以公爲矜式于國中
非亶得經師且得人師矣然則人之讀是編也

詎直爲吾黨之士幸其文如河東之門經指授者皆有師法而已哉

重刻困知記序

宋之理學以紫陽爲集大成後學闡闡其言而尸祝其人毋敢反脣相稽者至正嘉之際始有一二大儒推青田之說與紫陽並行而行之或以爲異致或以爲同歸辨析調停之論頗不勝其繁蓋道術之岐又自此而始矣太宰整菴羅先生挺然特起自引于河汾之外閔學者不達

其意而師悖乃窮諸根本究心性之義所自分懼習矣不察或墮于佛氏之指也於是取三乘之津梁五燈之鈐鍵與吾道一一比勘而辨析之其幾判于毫釐其界區于杪忽其義嚴于斧鉞其語較若權衡記成自名之曰困知雖極深研幾經緯匪一芻穢博采含吐無方覈其要歸則具是矣嗟乎自竺乾之教南入中國學士大夫起而攻之如傅奕韓愈歐陽修之徒可謂衆矣然第謂漢譯胡書恣其假託緇衣薙髮棄爾

人倫攻其瑕而遺其堅宜其徒以一呾眊之未肯帖然爲吾下也其黠者且標其勝義以劓吾之言思軼而踞其上自詡如日而小吾教爲嗜嗜之晨星于是伊維大儒以彌近理大亂真之說折之自謂可以窮其說而使之無所遯矣然究而言之所謂句句是事事合只是不同者卒亦未嘗條分縷析洞髓擢筋有以杜毘耶之口壁少林之面也如先生記中所引楞伽之辨大慧之語徃徃從幾微影響之際因是而剖其非卽得以鏡其失涇渭之同流淄澠之異味真有顛若不爽者自孟氏闢楊墨而後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儒釋之辨如先生者可謂根柢盡披肺肝已露理極于斯幾無騰義矣先生心性之說明青田且借以發其蘊詎直爲紫陽之功臣已哉嗚呼當先生時談道術者雖有近禪之憂然或內引鉗鉢之機鋒而未敢外挫章逢之門面顯然推墨而附于儒無有也先生深懼而力辨之今去先生財百年耳天下之道舛馳益多以

無忌憚爲天真或濡首豁渠之論以無師承爲
奇特且藉口溫陵之書覆轍可虞濫觴宜慎知
微君子何必睹披髮野祭始抱辛有腥羶河雒
之憂夷甫諸人清言致患抑何得謂右軍冶城
之語其識鑒不出謝太傅上也然則當世之天
下能爲先生言者可易得哉可易得哉記舊多
刻本歲久漫漶世罕覩見之先生之孫珽仕珏
仕兄弟才美有文克繩祖武而尤志在紹明家
學乃再授諸梓以廣其傳屬余爲序自愧末學
如牖中觀日安能測先生之微姑就臆見所及
著先生之所爲衛道者如此或謂克先生理一
分殊之義引而伸之華夷一統王會何私天地
同流聖真乃一溷固不精辨亦不廣宐分以明
吾道之正合以成吾道之尊此之然否蒙竊惑
焉惜乎不能起先生于九原順下風而請事斯
語也

却寄

滄溟萬里隔丹丘何意傳書到
帝州但使赤

龍遙可度底須青鳥更相求三年病骨真孤鶴
一片閒心似野鷗信是僊源人世裏問津身嬾
刺魚舟

贈丁長公

名門挺國秀敷藻揚翹英赤水光照乘玄圃價
連城公望正台垣繼體奮天庭鳳毛表虞瑞麟
趾萃周楨九德樹胄儀四知厲家聲夢松代有
作飲水世無營曳履上丹青扶轂影朱纓將偕
騫亮升詎侈袁楊名肅穆過庭步扶搖躡雲征
寧如紀羣輩慙長復慙卿

金陵古金石攷目序

金陵自勝國而上稱帝都者幾三百年其以形
勝爲英賢所躔名文章之藪澤六代以後未之
有改也意古人所以紀盛德頌成功詔亡窮垂
不朽勒諸金石者空不可勝數迺繇今攷之上
下千餘年間金石之文別見于傳記者曾不數
邁至碑碣之可摹者僅一二斷裂之餘而已其
故何哉夫以陵谷之變遷兵燹之掃蕩橋基柱

礎之摧剝固宐其湮滅而無餘抑或耕鋤之所
未及樵斧之所未磨蕤翳于苔蘚之中沈淪于
泉壤之下其尚多于人間世之所存未可知也
然而卽近者之所僅畱以推遠者之所罕值則
知世變之亡常有形之必壞雖金石有不能不
渝且盡者所爲詔亡窮而垂不朽又將安寄乎
哉醜石之名辱井之字政令不礪亦復何爲余
獨惜夫作者憫然謂縑素之壽不足以傳世而
行遠也屹屹焉託諸金石以永其文豈意夫百
年之後形銷影歇水涸山童銀鈎鐵畫之文螻
首龜趺之制嚮所自謂日月常新天壤其敝者
亦與蔓草寒煙陰燐野火同變滅于三山二水
間也然則人之所爲亡窮不朽其可恃者竟安
在哉經國之業播諸金石曾不足恃而彼吳聲
妖浮齊音側麗青溪小姑之曲西州估客之歌
氣異風雲情多兒女迺得以悅衆心諧里耳亂
雅奏于九成沸蠅聲于千載方且以瓦缶之鳴
笑黃鐘之毀棄以巴人之和掩白雪之高華得

近園漫稿
失之理本自不渝成毀之幾壹何相貿徒短文
人之氣長灰志士之心亦可累歎而太息矣余
是以睠言往事采撫遺文凡金石之在金陵見
于傳記者自三代以迄于元疏其題目凡若干
首詒諸好事爲考古之一助云文之存者累什
不獲一石之存者累百不獲一姑以其名載之
曰金陵古金石攷目嗟乎彼固不足恃而此欲
其長存此又余之專愚空爲達人所姍笑也

三聘亭記

三聘亭者何爲大學士文肅王公作也亭者何
公有大功德在 宗社生民御史中丞諸臺
直指使者從其里官師父老子弟之請特祠祀
公而因建亭于中也亭稱三聘者何志 上
恩也公始以禮侍里居 先皇帝特以禮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參大政 召越七年 予
告省覲公七疏乞身而 先皇帝再以趣還
政府 召踰年移病特加公吏書進殿建極以
歸又越十有三年公年七十餘林臥病且勅矣

先皇帝思公不置也又特以少保再入長
中書 召蓋自 先皇帝時閣臣之受 知

蒙 眷如公無再覲者天下以爲榮此三聘所
繇名也公自田間承 命凡兩赴 召耳于其

末也且終辭之矣猶以三聘稱者何公雖堅臥
不出鼎鉉之業有所卷而不盡用然而士大夫

以公之繫安危者重 先皇帝之毗股肱者
深荃宰之交光絕前古此其所以尤豔稱乎三

聘也夫前乎此者張文忠不四從田間被 召
乎費文憲不兩從田間赴 召乎然說者猶謂

其毋得與公之三聘埒何也永嘉雖以議大禮
重寵冠百僚而不能不以條去條來之身僂僂

以伸 主令鉛山再入再歸晚以遺簪故劍
班紫宸于 新主之朝所爲結知 黼辰者

終出于張桂諸君子後也夫孰如公之見敬禮
于 先皇帝內外始終而亡間者此公之三

聘所以尤爲異邁也不寧惟是紬指 先皇
帝朝踐綸扉而寄密勿者高文襄以下幾二十

遊園漫稿
餘人矣其去而復 召者自公而外僅山陰一
人然山陰卒以 冊儲忤 旨不合而去羽翼
之功未效魚水之好不終天下至今惋惜之公
則異是矣公于 春宮一事危言苦口痛哭流
涕牀第之間骨肉之際批析指畫有言人之所
不敢言與所不忍言者而公不以爲諱 先
皇帝不以爲疑去國久之 手召起公孜孜
懇懇至累辭而不厭迄公以大故 聞而
上意猶若太息咨嗟以不竟用公爲憾者所爲

褒卹贈廕皆殊數也嗚呼

先皇帝獨以心

膺專寄于公誠先後諸公所不敢望故謂三聘
之尤爲異邁也亭可亡作乎哉抑余因公而重
有感于君臣遇合之道也 先皇帝深居靜

攝不與羣臣接者垂三十年

宮府之釜鬲極

矣一二柄臣卽近在日月之際徃徃呼之而不
聞叩之而不應其甚者當羣疑衆難填曾涕膈
之時求容不可求去不得捨地號天拊心飲泣
而 九閭之窅然自若也逃觀者眊眊焉以納

通園漫稿
牖遇巷之說規瑱于青蒲赤墀之前夫固謂方
之不可鑿也而園以求濟盍胡不以公觀之公
明允篤誠清方正直其立朝不戀官爵不求恩
澤不通問遺不避毀謗質行峻潔人以方司馬
文正公議論懇款人以方陸忠宣公此誠有確
乎其不可奪者乃公之自重也以此其爲

上所重也亦以此至忌公者斷斷交戟間而

眷知彌厚三聘勤拳如有獨契

先皇帝

之神聖所以爲不可及也謂大人有他謬巧可
以格君九原可作公不唾斯言爲玷乎哉余故
因公孫符丞君之屬爲記也以管見論之願世
毋第以三聘重公惟公實爲三聘重斯亭之歸
然不朽也匪亶以明 主恩且將以樹臣鵠
焉

荆凝宇封翁七十二首

凌雲綵筆自縱橫抱璞應酬十五城風秀東京
仍有道門高北海又康成授餐養備虞庠典題
柱 恩馳漢署名其羨稀齡萊綵合一時廷會

總公卿

門墻桃李遍江天
庭際尤看玉樹鮮
芝草香堪浮瑞檢
梅華春欲動高筵
鷓絃細鼓瑤池曲
鶴髮初占絳縣年
子侍帝晨身不老
還丹何用學神僊

秋夜

露冷天高鶴夢長
虛齋獨坐夜渠央
梧陰漸避風簾影
桂子初分月磴香
老後丹心還北闕
別來春草又西堂
誰家野笛聲悽斷
添得霜華兩鬢蒼

鬢蒼

臺翁老師福廬山
房奇秀甲海內
元心切嚮
徃恨不能撰策以從
敬賦四詩以志遠想
七閩南望海天長
忽起神山峙鬱蒼
翠壁幾回青玉杖
紅泉時瀉紫霞觴
探幽已盡區中賞
選勝仍尋物外方
同繫安危朝寄重
福廬何似午橋莊

紗籠身自領僊才
祕館青瑤海上開
洞口祗容雲出入
峰腰乍許日徘徊
耽奇轉愛虹梁隔
濟

勝偏從鳥道迴天關靈區供嘯咏任教無地起樓臺

珮聲初放玉霄班歸臥瑤房紫翠間撰策一枝
唯獨引振衣千仞可誰攀玉泉白月開三素金
醴子天貯九還却笑謝公歸未得強將樓墅擬

東山

絲綸身典在黃扉自爲名山謝袞衣貝闕只疑
壺嶠是幔亭翻訝武夷非杯斟水碧歌初起裊
擁雲紅臥不飛漫記平泉多異石一拳纔向洞

庭歸

自偏堂集序

井絡之精降于汶峨伯仲昆侖森列天表三川
繩引于其中湫雲泄雨束以巴峽靈臺石書文
昌所契自漢以來遂代以文章甲海內矣常璩
氏何得謂先民之流無造次辨麗之氣哉長卿
淵雲之于漢拾遺僕奉之于唐眉山父子之于
宋博南太史之于明皆拔地倚天雄立一世
若蠶叢魚鳧獨闢宇宙首踣乎九州而以其支

委分注天下蓋玄黃之菁英有所總萃非偶然也南溪惺麓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材器之淹遠方且內貫朝揆外衡邦政龍驤雲躡上答秦階而洞覽流略挾藻豪素詩筆之妙致兼任沈奄有諸子之長而陶鑄出之其澹雅博麗似長卿淵雲其清遠高華似拾遺供奉其雄渾流暢似眉山父子其組紉陸離似博南至于皓然玄蹈逃舉青冥皎若明姿塵視粉黛騫雲霞而炳蔚擘空水之澄鮮此則先生所以覓揖四流高蹠九圍能爲諸子而又能不爲諸子以自成其一家之言者也辟則峨眉積雪秀拔五嶽之中錦水層波彩炫七襄之上此豈徒人力之所至哉自嘉隆以後文章之道類以摹擬失真其高者猶如桓溫之似劉司空無所不似無所不恨其下者殆如王朗之學華歆徒在形骸去之所以更遠矣不揣私謂今日此道欲興須如王藍田之掇皮皆真又如裴令公之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而又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抽其芬

芳振其金石斯可以揖讓古人領袖作者先生所作實獲我心遂請書之以爲自偏堂集序於戲先生之集行今而後天下知子雲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子瞻所譏黃茅白葦彌望而是者百世而下有人焉以起其衰經昆侖而紀江漢天下且交以支委而分注之余以此事終奉先生矣

大中丞蠡源陳公晉少司寇序

國家所托重而恃力者在諸大臣以道佐明主而所貴大臣之道則易書詩備之易鼎之上九大臣任也爻曰玉鉉象曰剛柔節蓋正直忠厚交修而互用之立臣鵠焉書言高明柔克沈潛剛克詩言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此旨也可張可弛靡隨靡激斯誠大臣哉 陪京一時九列皆天下賢者乃無不人人心儀中丞蠡源陳公公敷歷中外者踰三十年自銓部以登藩臬所至以清節大猷著簡在 當宁久矣比年特自方嶽之長 召爲南御史中丞典操江事

會時南大司馬赴

召而北公遂又攝叅贊

事 畱都爲

國豐鎬宮籥閭旄安危之根本

繫焉公所專典所兼攝皆在戎兵大江上下環

數千里稱要害四履之內郡邑以數十計公以

尺一彈壓救寧之

都城內外列營者十簡閱

蒐治其數不訾又遼左告亟執及荷戈以赴徵

調者將卒凡若而人皆公所指擘也公劑其緩

急酌其操舍程量其輕重次第行焉飭江防討

軍實則壁壘生色水犀之師蔽江而萑蒲亡敢

竊發也豺狼狐鼠匿跡而竄探赤白丸者亡敢

措手也以春秋耀吾軍士蒐苗獮狩奉約束唯

謹亡敢奸旗鼓也材官蹶張三韓之役走死地

如驚亡敢譁于伍遁于途也綱紀所在公之董

治甚釐而辨然且從愆飭中以雍容博大之意

濟之故整而且暇事功轉而手足不煩蓋可張

可弛靡隨靡激古大臣所爲善佐明主以毗贊

萬幾經緯六合者其道若此于公之治兵觀其

大巴頃 廟堂之上用人一新登進材賢泰茅

進園漫和
盡拔而公以碩德宿望膺

綸命晉少司寇

人曰輦轂下數十年多滯獄今且待公而清余
謂公第以治兵于南者治刑于北正直忠厚舉
而措之夫何爲哉易言金矢詩言淑問書言簡
孚公實有焉平反欽恤佐 國家解網之化誠
有待公爲咎繇爲蘇公者而余猶以爲非

上所爲召公意也日者 國家再經 鼎成負
展之事 今天子以冲齡位大寶茂承

兩朝燕翼詒謀之寄左右匡弼實恃有老成人

公手大臣之善道侶師濟而效之 朝廷翊襄

主德提緯王鈇其用又有大焉者豈第借
公之蒼珮彤鞬爲爽鳩氏之守哉酌斗之功賁
于喉舌補袞之頌煥于山龍無偏無黨蕩蕩平
平共成會極歸極之化有盡合于洪範之所陳
者皆公事也于是公之于旄駕矣樞曹諸君子
思所以佐驪駒者而諏其辭于余余實芘公之
宇下思攀公轅而不可得乃舉 國家之所以
托重公者爲公賀而因以公之所爲善佐

明主者爲 國家賀於都哉公真可爲 天子之大臣矣 天

李母梁太孺人墓志銘

余嘗論今天下閥閱之盛于楚未有先雲杜李氏者父子兄弟並以文章名位輩起一時冠冕海內然慶源所自克開厥祥又有三母焉三母者一爲陳夫人一爲匡淑人一爲梁太孺人皆方伯公之配也三母有五子一女子爲太史本寧先生維楨次爲明府公維極次爲郡丞公維

柱次爲進士公維標次爲中秘公維楫女則以妻陝州同知魏實秀者王陳以方伯公及子太史公貴匡以子太史公貴而梁乃以子中秘公貴先是方伯公元配王夫人蚤世矣陳夫人繼之先陳而副者爲淑人後陳而副者爲太孺人陳夫人舉子女數不育而太史明府郡丞生于淑人進士中秘及女生于太孺人陳夫人無子而愛諸子如其子愛諸子之母如其身淑人太孺人舉其子左提右挈以奉陳夫人相得歡甚

白首亡間言也閨門之內葆和孕祥歌樛木而
咏螽斯豈偶然哉方伯公與陳夫人匡淑人先
後逝太孺人獨享有高壽至萬曆乙卯正月之
二十三日始卒距其生嘉靖壬辰四月之十七
日得年八十有四矣賢淑萃于一室而太孺人
尤巋然爲魯靈光天之以內德而佐李氏父子
兄弟者又何其盛也溯太孺人所自生父爲壽
官鎮母爲高孺人先世籍江西廬陵徙湖廣之
景陵高感異夢而生太孺人幼敏慧婉孌父母
憐愛之不輕字方伯公聞其賢以母楊恭人命
求委禽焉旣歸而從陳夫人匡淑人事舅姑悛
悛惟謹方伯公常以當調謁選行囑二尊人于
室太孺人旅進而周旋于側衣非鮮麗食非甘
麩勿以御操井臼問起居治酒漿供賓客亡不
愜其歡心者亡何楊恭人病病且革旅相首而
泣何以亡詒行者憂侍湯匕不解帶者六閱月
迨不起相與擗踊哀號哈殮周至已而方伯公
抵舍慟幾實徐起問大事誠信不啻自己手乃

技淚而謝曰代我爲子者幸有而三人在也後封公捐賓客復相方伯公三年哭無廢禮侍方伯公彷彿有少君德曜風其從于汴晉之宦邸也戒家人以閩爲限毋得闌出入賴是亡內顧憂比方伯公以喪封公廬墓哀過而隕太孺人欲以身殉者屢矣以諸子故乃強進一溢米左右陳夫人匡淑人衣同橐食同几喜怒同嘖笑或操舍緩急間有所調劑而人亡可窺其隙訓諸子以姜肱繆彤之爲兄弟自燥髮至成人垂二十年而箸始稍析也太史公先登第三子者年相若太孺人攜從官署中日夕必篝燈而聽其伊吾聲爲快時引格言善行相訓勅俾亡墜世緒嗣連翼鳴躍競爽而喜乃可知已居恆躬拮据爲家人先一切女紅蠶事不以貴弛勞食取疏糲衣取麻枲卽受 上命翟冠象服財一御之輒緘諸筭不再御其勤儉每如此性宏人能容督家無嗃嗃聲臧獲有犯小則宥之甚者稍加箠笞亦不痛第諭令省改無事手一串珠

合掌禮觀音大士而已諸子婦少婦中外子孫
婦幾六十人咸交口讚之曰佛性樂施予不憚
煩里中歲屢禳烹糜食者具樽斂者荷鍾瘞者
以千計雖稔歲亦恆行之其他助工種德徧於
橋梁刹院餽遺問勞周於姻黨比鄰矣進士公
以亢直忤時自甘林壑然大孺人無慍色顧以
歲時伏臘承歡鄰下所得多于鍾釜慰藉之進
士公以是益大治園林修御輿禊汜之樂以娛
太孺人間語人曰吾得以是奉吾母也五鼎不

爲榮而三公不以換蓋實語也於戲三母之賢
而同室也盛事也三母以二母之有子而同貴
也奇邁也若太孺人者良姊之袂而不以姒掩
豐子之鼎而不以祿奪秩君之封而不以

嫡壓則尤盛之盛奇之奇也進士兄弟奉姆訓
而敬承之以益光大其祚胤太孺人之所助于
李氏者又豈可以數計哉太史公兄弟姻氏宦
蹟別有紀而其所出者太史公之子三營易太
學生娶太學周君應斗女營室太學生娶光祿

謝君懋功女營國聘魏卽州同君實秀女營易
出孫二垓聘吏部郎周公士顯女圻聘廣文熊
君臨渭女明府之子一咸熙娶□□□女出
孫二嘉慶聘廣文王君女次□□未聘孫女二
一適徐州守夏公崇謙子令一字文學徐君化
子□郡丞無子以營國爲之後女二一適侍御
孫公鳴治子光祿署丞鳳翔一字文學胡君樞
子其烈進士之子四方灼太學生娶文學廖君
潤瑜女繼娶□□□女奕灼邑諸生娶太學吳

君上達女庭灼聘太學郭君之福女玄灼聘戶
部張公垣女女三一適郡丞孫公鳴教子邑諸
生鳳韶一適封君胡公宗沆子邑諸生楷一適
兵部主事向公日升子郡諸生延履中秘之子
二營道娶夏卽州守公崇謙女營之娶萬戶尹
君女女四一適郡丞譚公完子廩生如綸一適
廣文王制一適方伯吳公文佳子諸生贄一適
給諫郝公敬子諸生千秋營道出孫四玉文廩
生娶巢令袁公樞女玉衡廩生聘王卽廣文制

女玉成玉佩未聘孫女三一 字保安州守胡公
機子某一 字譚卽文學如綸子某一 字夏文學
肄子某營之出孫三堅聘文學王君應軫女基
聘文學張君星炳女服未聘孫女二 一字廣文
吳君瓚子某一 未字太孺人逝之後五年進士
公卜新阡于某山之原葬有期矣乃手自爲狀
函書屬其子方灼詣余以銘請余捧而讀之文
幾數千言揚機杼之徽音寫柝捲之隱痛已足
以不朽太孺人矣余實不斐安能爲役第以幸
登太史先生之門與進士公講通家誼甚摯義
固不得辭也遂掇其崖略書爲志而系之以銘
銘曰

滔滔江漢儲英靈澧蘭汀芷含芳馨高門汝南
稱聚星宵窅桂樹干青冥展如三粲居中庭
離蕭蕭安且寧瓊琚玉珮聲瓏玲唱予和女何
娉婷參差五鳳掄丹甓堦篔簹律呂開虞廷
山河象服羅輜駟天漿手挹輸淥鄗番番
白髮雙瞳青泰嫫三世儀式刑孔蓋翩翩流翠旒
易遷宮

人班使令金箱綠綈函丹經五嶽一指圖真形
新阡鬱鬱封玄扃聖善息此災害屏而子而孫
千萬齡翱翔天路如此銘

齋草序

玉吾方先生自解永康綬歸高臥秦淮之里第
以所攜松化石置於齋前日夕撫之而哦其中
不知天壤間何物可以易此者此集所繇名也
先生自幼學卽爲醇儒含咀六藝抽引百家有
獨得其解者所治博士家言最爲雋永學者至
今傳頌之間發而爲詩歌輒深入三唐之室而
與之相上下比上公車及隨牒爲令雖有鉛槧
之勞簿書之擾理咏曾不廢賦就歸來居多暇
日撫春醪而懷友望高雲而寄志唱酬之什益
繁而先生常自祕之人莫得而窺其際也迨年
際八袞乘化而返伯子始哀笥中草板而行焉
而謁余爲之序余卒業者三輒爲之仰止而太
息於戲余豈敢徒以詩名先生哉蓋先生忠信
樸愿耻爲標飾而文明內蘊章采外燁如玉之

在璞其光自不可掩今讀其詩而先生之爲人
髣髴可見也癯而實腴清而實綺澹泊優柔而
實淵然有餘光蒼然有勁骨且語真而情摯音
婉而節和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真先生之
謂矣豈與夫世之詰曲亢厲矜激詞致無關性
靈者同日語哉余常慨今世文章之變雲譎波
詭殆不知其所終得先生之詩讀之含華表素
彬彬麗爾真所謂不意代變之後復聞正始之
音者遂不辭撰次而序之論世者想見先進之
典刑其視此爲魯之靈光可也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贈吏部尚書恬

菴蔣公墓志銘

南少宰恬菴蔣公以萬曆己未仲冬之二十有
八日卒于龍溪之里第閩中丞以計聞

天子念公侍從大臣惻然悼傷之詔贈公

吏部尚書給祭葬海內士大夫素推公爲長者
又鼎鉉之業垂及大用而驟奪之亡不相嚮歎
歎而太息公子粵乃奉公友孝廉紹和張君狀

函書走金陵屬余銘公墓嗚呼余何忍銘公哉
憶公初起家推擇入讀中秘書卽以終養請
林居者十有六年乃赴闕拜翰檢之命

詞林中皆遜避公爲前輩余時始幸識公竊睹
公俊悛挹慎與人處溫粹之容可掬也心儀公
爲古熏然慈仁之君子甲辰南宮之役余幸隨
公後供事闈中則時時被公引接比余以南司
業憂歸壬子公來爲祭酒余藉公以覆其短自
是所受公知與所服膺公教者益深于曩日及

公拜少宰廷議以余代匱繼公後余師公之
條教以臨長諸生幸毋佚墜已余叨陟官詹公
手爲文貺余所以期余者過溢涯量而余感公
知常心愧其亡以酬也余病臥田間者數年公
以奏最入朝蒙恩過里余方日夜望公

復至再得侍公警欬而公遂不起矣余每念公
爲流涕萑蘭不能已而頃者廷議又以余代
匱南少宰十年來余再得踵公後塵而今也則
公已上賓于帝俯仰今昔死生以之嗚呼余何

忍銘公哉專之言曰先君子當易簀之際而遺
命藐諸孤也狀我者必以張子銘我者必以顧
子先君子實待公而瞑公必毋辭余把其書益
爲之慟哭失聲念舍此亡以酬公知于地下乃
勉掇其狀之大者志而銘之公諱孟育道力字
恬菴其別號也先世籍同安曰玉山者有隱德
是爲公大父曰相者以毛詩教授于漳邑子弟
彊半出其門徙居龍溪自此始是爲公父二世
皆以公考績 恩賜贈如公官大母某母陳生
母馬皆淑人馬淑人之誕公也有白龍入懷之
祥襲于夢公生而具異稟旣授書則匆覽百家
言以廣學所治博士義精美如金玉尋補邑諸
生受廩餼矣督學敬美王公試其文大器之拔
以冠其耦戊子巳丑遂連取高第 秘館闢改
公庶吉士而公心念贈公與陳淑人老不忍去
邇下遂 請終養歸公襁負時海盜鋒起公家
在掠中馬淑人殲焉贈公且瘞瘁幾齒賊刃公
每言及輒泣下故甫離疏釋屨卽遙謀奉二人

不爲鍾釜易菽水以此贈公與陳淑人先後
逝公哀毀骨立左右強之始進勺水溢米旣終
喪禫除久之戀戀松楸間不忍出也友人勸駕
者相屬公始勉治裝入朝授官檢討尋以冊
立東宮覃恩至是拜勅命封二親則癸
卯之春仲也明年勅教習內書堂授中使
書分校禮闈公以毛詩起家而至是受牘閱者
乃周易所遴士一時稱得人乙巳奉使持節冊
封楚藩事竣取道歸里焚黃墓上丙午報

命還

朝其秋出典浙江試入彀者多名下

士所爲程士文號爲典雅歸而有右贊善兼檢
討之命明年知制誥簡重深厚得王言

體已酉再晉右諭德兼侍講典順天鄉試近事
以北闈爲畏途公放榜日士論朝議皆翕然明
年再奉使持節冊封益藩竣事歸里自念起
家甫六年循詞林序資故事游履華貫懇中丞
代以乞身請不得及春乃趣裝北而是秋
南大司成之命下矣踰年自家抵留都

時雍士待選入棘者踰千人公試而次第升之
雋彥畢登簡而所首拔者以需部咨未至主者
疑而持之公力言再四至以身爲質已入棘而
谷亦至其憐才愛士乃如此性不喜以法繩人
士有犯檢者第溫言訓勅之嘗以事檄鎖一人
爲憾然不怡者累日士念公待我厚爭技拭以
毋負公去後多思公差撥悉取成規兢兢不敢
逾尺寸錢穀出納典簿司之修理刻印之事多
衙役有因而冒蝕者公一切罷之以是歲入支

給外始稍贏余繼公而按籍覈之上元庫貯校
舊數溢可四之一則公節省力也再踰年有留
銓之命公中具衡鑒而口不輕置黑白太
宰蜀衛公越沈公皆倚重公丁巳內計佐澄汰
惟允所扶植善類爲多時大僚乏人公兼攝戶
禮篆戶諸胥有侵縮糧額者南曹未之覺也北
曹駁至始羣諸曹郎庭覈之諸胥抵調如故遂
再爲北所駁公乃取其牘手自檢校窮日夜稽
之而侵耗得矣東宮講讀久廢公同諸大臣

近園漫稿
具疏請而草自公出婉而巽辨而哲懇惻而有餘忠人讀之爲感動以爲公善開悟人

主異日揆地之啓沃可券也嗚呼孰意遂奄及于大故哉公筮仕卽以二親歸久而後出等輩已公卿矣而每晉一階輒逡巡不就拜數返田里蒔花選石攤書對之了不知其身鼎貴也焦太史爲公同年常語人曰蔣公清恬不愧其號舊故居要津無所干請在畱都門人爲鹽筴直指鄉人求公道地公曰由來書郵往還不及此

固卻之嘗出行車前儀衛不具公無所訶問輿卒有鬪者爲賦錢兩解之見人有善行咨嗟歎賞之不置牙頰間未嘗挂人短也太宰鄭公稱公待已極嚴待人極寬時以爲篤論身衣不重綺食不再肉庶常出山質所居室始克辦嚴及位丞郎家爲水蕩析公歸工築藉稱貸乃具再奉使大藩餽餉一亡所受生平故人有問遺者間勉受之必售過其直後已篋中至不能遺一縑而微時故人待公舉火者衆公之大德諸如

此類不可備數而總持之以惕若之小心觸然
之清節使公而進陟台鼎則溫室之樹不言屬
車之馬必數綠輿可以寒跋扈之膽白屋可以
蒙吐握之遇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公于書亡所
不窺奇文秘牒恆手自鈔纂釋川之反覆皆徧
亡以過之嗜好泊然而有元章之癖每觀佳石
輒購歸手一編摩挲撫之以爲快所爲文沈博
精遠涵浸古今追琢之工不輕一字集凡若干
卷藏于家紹和公之鍾期也序而傳之責在後

死者矣公卒之日距其生嘉靖戊午之八月十
有五日生年六十有二元配汪氏累封淑人先
公數月而卒副室陳氏蔡氏張氏丈夫子二長
卽專以蔭入太學娶參戎陳公震女陳出次昇
聘觀察楊公鍾英女蔡出女子三長汪出適陳
子鏐次張出字觀察鄭公懷魁子麒禎又
次蔡出字侍御王公命璿子孫二幼未聘
孫女五一字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蔡公應科孫
世階一字應天府治中李公堂孫某一字禮部

尚書林公士章曾孫其一字 州知州林公應
聚子其一未字墓在某山之原系之以銘

銘曰九龍連蜷江水潢漾潤此八埏勾萌茁壯
猗與蔣公盛德有盎如熙春臺如飲醇釀炯炯
文心巧侔天匠耻爲蓋人跋跋三讓蚤涉朝榮
亟引庭養祥琴再鼓行旌屢抗移孝爲忠幡然
西上峻領冰銜高燃藜杖 帝命潤色天工

寅亮取士必得明珠兼兩典胄 陪京士懲淫
放遂貳天官元斗之吭在滿彌謙韜世爲量上

答泰階下允民望奏最 北闕劔履亡恙歸里
何其遽聞屬纊市肆盡空隣杵不相天步多難
老成淪喪愍渥自 天 皇情有愴赫赫

明綸賁此臨壙鬱彼新阡蕃釐所貺空爾子
孫錫羨匪妄公神游霄霓旌霜仗永侍帝晨恍
惚可狀

霏雲居續集序

紹和起自海天以文章妙天下所著霏雲居集
六十卷久已播諸藝林一時購求者不啻噎鴻

都之車而踊雒陽之槩矣乃自壬子訖己未不
五年而續集成其篇帙之多與前集埒七閩文
事之盛毋踰勝于今時魁壘之儒宏達之彥所
以樹幟詞壇揚鑣文苑者先後相望而未有不
推紹和之奇且富者君負八斗之雄才擅五車
之絕學意之所匠材已先呈胸之所儲腕無滯
用多多益辦斯乃通明之絕境豈可以人力與
哉屢召公車游道益廣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游其八一代奇偉之人千古英靈之氣亡不以
聲氣應求之肺腑領納之而又以其間精研當
世得失之林洞曉古來文章之變隨心而發總
是鴻篇矢口而成皆爲高唱其筆不停綴著書
滿家非偶然也昔君家平子心侔造化僅賦二
京茂先紙富陟釐財成十卷世徒謂古今人不
相及知恨我不見石崇不知恨石崇不見我寧
不爲蕭宏輩所竊咲耶近代弇州之主齊盟也
以天半峨眉標濟南之奇絕自命則曰大海迴
風生紫瀾耳所撰次四部之書古來名家得未

曾有今以君之既奇且富直欲都二氏之長而兼據其勝又何亶溟滓然而弟之君行且射策大廷當人主取高第排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今天子將大啓天祿石渠之藏集東觀諸儒綜兩朝之秘典次第修泰時汾陰之祀舉臨雍憲老之禮考白麟奇木之事君以揆天才奉筆橐于屬車豹尾之間所爲潤色鴻業副在京師者將安世之三篋不足函方朔之三千牘不勝乙也日新富有擬議變化吾又安能測其所至哉抑尤有進于此者君于書亡所不讀而非典墳丘索之語不輕以入毫端足跡半天下而每對客劇談直將人入青雲中使不敢論地上事身未柄任寄而所筴天下大計洞若觀火不復憶鼂家令賈太中觀君集中所爲評隲古今者君之自爲標置可以概見古稱三不朽君有其一且兼其三以駿狼之長暉而馳騖裊飛菟之逸足度玉門舞瑤池一瞬息事耳余第欲以立言一事與天下共推君真井蠅

近園漫稿
矣

寄人

忽漫分攜處長看各異天論心唯夢寐搔首只
風烟不那離情苦其如世態遷西窓何夜話細
數別來年

衷大可見訪

河東新賦許誰傳唯待吹噓送上天就拜爾應
稱魯後論才余已愧盧前輕舫夜泊金陵雨短
杖春扶玉筇煙欲薦陸機慚未達祗因尊酒共

留連

陞任請告疏

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今陞南京吏部右侍郎
未任臣顧起元謹 奏爲微臣久病未痊再叨

恩命懇乞

聖慈俯容在籍調理以延

殘喘事先該臣待罪南雍于萬曆四十四年三
月間蒙 恩擢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正擬趨

召供職隨感末疾調治

弗瘳延至次年冬季具疏

請告未蒙

近園漫稿
俞允臣仰遵

明旨多方醫療幾幸稍獲減

損黽勉赴官不意方藥雜投茫無寸効荏苒林
壑遂閱三年臣竊自分淪棄不堪復備驅策于

聖世矣乃今接邸報蒙

恩擢臣南京

吏部右侍郎臣聞

命自天感悚無地一介

糞土之臣何足以爲有無

皇祖不遽棄臣

于始病之初

皇考且特拔臣于久病之後

臣荷此

殊恩卽捐糜頂踵豈能報塞卽顛

踣道路豈敢遂巡矧恭逢

皇上嗣登寶位

一時在

廷在野之臣靡不被濯鼓舞幸依

日月之末光願際雲風之景運臣蓬蒿之徑旣

有弓旌桑梓之鄉又無跋涉苟可劬劬從事敢

圖自逸以負

恩遇哉無奈臣病在肢體時

苦拘攣步履之間尤爲狼狽此南中士大夫所

共聞且見者留銓清署躡位丞郎如臣學不通

方鑿不周物卽使無病當之猶慚非據今奄奄

待盡如此其必不能強起而涖官必不敢高臥

而尸位審矣是用披瀝丹衷仰祈 天鑒伏望

皇上憐臣霜露之恙已在膏肓蒲柳之秋

匪堪策勵 特渙 明綸准臣以原官在

籍調理庶衰殘弱質猶得託命于 維新之

朝銜結微誠或可矢報于尚存之日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

顧科齋捧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封翁凝宇荆公七十序

丹陽曲阿為古雲陽氏之囿神僊多窟宅其中
發為人文則高門華胄魁壘之儒耆舊之長往

往輩起而林立若余所幸奉杖屨以從則封翁

荆凝宇先生其一也先生解經不窮有戴憑侍

中之譽潛德弗耀有管寧海北之風羔鴈闐門

絃歌滿座有鄭玄通德之教而以數奇未及待

詔于公車比需次貢 闕下隨牒為博士弟子

師歷建平婺源崑山三校所至興文學維士風

解焚排難却餽捐俸人爭尸而祝之而是時伯

子計部君則已讀先生所授之書服膺庭訓而

效之 天子之庭起家進士官拜尚書郎以

直聲駿才名海內士大夫無不豔先生之有子
久之先生解綬歸伯子始以先所受恩馳請
于朝天子特詔補賜秩先生如子官而
先生年則已開七袞矣先生善育其子以竟已
未盡之志計部君善承其親以伸已無方之養
吉祥之善事昌熾之景福輻輳于一朝先生之
所得視身自有之者果孰爲多乎哉凡人之立
德也周身者其樹淺昌後者其樹深凡天之報
德也畀身者其酬近畀子孫者其酬遠以先生
之經明行修宜奉平津之對答廣川之策豈可
僅令其以青氈老宜報者一以先生之孝謹悖
睦宜開中涓之祚錫比干之策豈第直顯榮其
軀而已者宜報者二以先生之處後讓盈縣大
夫歲舉賓飲避勿肯就宜暴幼安之田還麟士
之屐豈有耗于隲而損于受者宜報者三挾是
三者而司契天之委而畀之戩穀罄宜惟日不
足固其所也豈偶然之故哉矧先生齒逾宿而
秉德逾固天逾益暱而就之天人相引翼以適

于無疆卽家在雲陽金壇玉洞日月戶庭朱草
瓊芝穀覈槃玷不必更考楊許之僊蹤問桓陶
之真誥而長生久視之方駐顏延景之道已秘
鴻寶于枕中玩龍精于掌上矣先生懸弧之辰
爲嘉平之朔日于是版曹諸大夫以計部君同
寮之義請于攝篆御史大夫何公偕同官以稱
壽而以祝辭訊于余余與先生季弟同舉于澤
宮有年家誼因是得游于先生父子間甚摯素
推服先生爲長者而又心儀計部君勁節璘珣
長材淹遠方且膺國家棟梁舟楫之寄所以
詒令名介丕祉于先生者固不可勝紀乃推本
質言之以爲頌甫捉筆而計部君有正郎之
命且向未有子而茲適舉鳳毛一時慶典並
集于庭當先生獻壽之日有此天之所以助順
何其巧相符叶若此也因備稱而述之然則余
之所以祝先生者何待異日卽今已應如桴鼓
矣先生可以爲余舉壽觴加爵無筭矣

西極先生文公七十序

自玄黃旣判之後域中之道術以三氏爲宗洙泗之間何斷斷如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以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所不道自後才人智士馳騫其心力把翰擿鉛以自託于無窮之門七略四庫所存夫亦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猶龍氏乃欲以無鞅之說勝之其言自八角垂芒以降天書雲篆浩渺無垠猶詭託于靈威之玉葉玄夷之金簡以爲世人不得盡寄其耳目乃七籤所記君房氏何以悉闕其大言不經見也瞿曇氏以是爲未足也初爲之說曰無始劫來音文道演龍宮海藏華嚴一偈至以恒河沙數計之其指綦遙大矣以今觀于慶喜之所結集摩騰以後諸人之所翻譯未見有灑灑昆侖之致令人目瞪而不瞬舌橋而不下者也不我敢謂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遂窮于此我亦不敢不謂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不遂窮于此夫以其眇然一羽之心眊然方寸之目介然盈丈之耳俄然百歲之身卽使殫肝腎以劇之

并日夜以摹之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其必不能
驚意表所不關之境管軀外所不暨之功不廢
然而自返者幾希矣其又何能枳六龍之轡以
延難惜之陰髡萬鬣之豪以供易脫之腕苞宇
宙于胸中而物靡遜形走風霜于宇底而筆無
滯用哉夫非無窮之不可窮也而人之所能窮
者至是而已窮非無極之不可極也而人之所
能極者至是而已極辟之善觀天者能步九天
之上而天之上復有天焉亡能步也善察地者
能測九地之下而地之下復有地焉亡能測也
故有虞氏之璿璣玉衡僅可以定周天之宿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張衡之靈憲僅可以
定周地之維爲里之二億三萬二千有三百九
章之筭僅可以盡數之億兆垓之萬者五十有
二皇極經世之曆僅可以定元會運世之年爲
十二萬九千六百者之十二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非不可知也不能知也人之知至是而無餘
外莫爲之罔而神已內殫欲益之而無所容其

益也其有超于此者吾不以爲人之人以爲人
之天矣吾又不以爲人之天以爲天之人矣惟
其人爲天之人始有異人之才有異人之才始
有異人之學有異人之學始有異人之識有異
人之識始有異人之言故能見人之所不能見
聞人之所不能聞憶人之所不能憶吐人之所
不能吐拓萬古之心胸推一世之豪傑窮九流
之津涉括六稅之鍵鈴咳吐丹砂隨風珠玉而
未嘗論地上事也秋水時至百川灌之千里一
曲上應列星而未嘗有晝夜舍也赤蚪夭矯撒
雲擎空潛躍小大變化無常而未嘗與蠓蚋爭
也此豈可以人力至哉當吾世而得一人焉曰
西極先生余于先生爲年家子生未得負笈從
先生游也而竊嘗私淑而讀先生之書比幸從
先生伯子銓部太青氏游而益得以習聞先生
之所以爲學與教者嘗私伏絕歎以爲先生真
天之人也先生自其年十九領解關中遂以才
名噪海內二十三舉進士高第大相基其才抑

之不得首軒策且爲先生故輟中秘之選先生
隨自請爲校官晉爲國子博士時則以所撰次
諸詞賦聲大燭于公卿間矣已遷主客郎居曹
無事作觀宇篇以明道而傳後而其指閱衍其
語縱放間間者從旁妬之操繩墨以持其後先
生以是出手版佐郡于淮楚間齟使者與選部
郎先後推轂先生甚至將以漸引先生陟中朝
而先生以直道不能頰仰于謠詠之前遂拂衣
歸矣旣歸而益得以其號日大肆其力于文章
于是攬天地之統紀析人物之本源攤玄空之
異同抉鬼神之情狀規學術之流派總流略之
精華筆而爲書益宏大而不可以域闕奧衍而
不可以綆汲恢奇變幻而不可以端尋鴻洞沈
溶而不可以涯辨閱論一篇幾十萬言鉅賦一
篇幾數萬言天經天典天雅天語天記諸書合
之幾數百萬言自有宇宙以來文章之大母有
喻先生者然而其學以尊天爲宗法孔爲主闢
佛老爲功園者中規方者中萬直者中繩平者

中衡澤之于仁義道德醇如也是以一時名下
士望風吐款稽首北面稱之曰持世大人而願
奉以爲道統主卽太青氏服習庭聞羽翼家學
因先生之自許爲諸葛武侯也而推以爲我
明之康節猶若有所嘆而未能盡者而先生真
非人間世之人矣余以窾啓寡聞之民嘗卽先
生所論著而私臆之頌賦之文以爲似屈原司
馬相如揚雄記述之文以爲似莊周淮南鴻烈
解玄真子然以先生與諸子相提而論焉古文
奇字恠牒神經黃門齋油素一尺僅綴方言司
空賚側理萬畚未窮博物別有彫文炳閩縉采
繽棼枚臯之在軍旅骹骹無功盛覽之起犴犴
纂組非易又則嶽形金箱河圖玉版封閱瑤壇
之上理絕乎人區緘滕明靈之庭事超于繫表
它如赤烏未啓白馬猶騫羅什雖編尚隱迦維
之室龍樹已閱多遺娑竭之宮諸如此類卽使
澤畔行吟于三年上林淫思于百日太玄雕篆
于白首漆園曼衍以窮年淮王授簡于八公釣

叟枯髯于一葉曾未有能衝吻出之信手拈之
領建河縣風馳電掃如先生者先生惟不有世
之所以有所以有世之所以有又善能有天之
所以有以馭世之所以有但見諸子之局陣短
而先生之幅幘長也諸子之囊橐儉而先生之
府庫克也諸子之追琢難而先生之揮灑易也
余向也未見先生之書不敢不謂千古來六合
以內文章之道不遂窮于此今也旣見先生之
書不敢謂千古來六合以內文章之道遂窮于
此矣信乎惟有異人斯有異書不然何以天壤
間筆墨之性至先生稟賦而無餘文字之腴至
先生含咀而靡騰若此哉篋而爲名山之藏播
而爲通邑大都之市寶而爲天祿石渠之典秘
而爲羣玉策府之函掩百代以孤騫隻千禩而
罕匹余不佞識愧桓譚亦灼知此書之必傳無
疑矣四海之內百世而下讀先生之書者始知
大地之表別有九州聖文之外別有六籍彼拘
虛篤時者執蓬艾之見而河漢其言烏足以當

先生之一映哉于是先生以今年仲春之四日
開七袞矣太青氏不知余之黥淺以爲能庶幾
游先生之藩也俾一言以爲頌夫壽命之說儒
者極言之止于百千萬年而老氏謂其壽能先
天地生後天地老佛氏又推而衍之至於無量
數劫然要歸于知性知天而立命其理亡以異
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其學亦亡以異也先生之
道旣已致其大矣可以去可以來可以今可以
古細之不論萬物之榮落巨之不論天地之終
始萬古如蕙長在如昨人之入其壽可以數稽
天之入其壽不可以筭計先生方且握三才之
理御六氣之辨往來于天根月窟顛倒于汞虎
鉛龍八千歲爲春秋等諸晦朔五百年而聞見
近若須臾太青氏其第歲歲奉觴以修先生若
松喬倥佗之倫亦不過與蜉蝣蟪蛄爭雄長耳
不佞不敢聲欬于有道大君子之側矣

少司寇玄谷何公晉御史大夫總憲南臺序
國家倣漢官制建御史臺兩都各置御史大夫

分左右統之提振綱紀貞憲肅度總領百官以
職相參至貴倨也故常虛位以待其人 當

宁常手印弄之不輕予得其人而或以六曹之
尚書改或以侍郎遷毋徑授也南臺雖稍遠于

日月之際而 國家根本重地在焉百司

庶府碁列星羅與 神都相韻頡諸御史以其

職稟成于御史大夫所以刺察非違糾繩專恣
者亡所不得問二百五十年來都輦肅清府寺
瑟飭清議昭明官方澄汰繇此其選也日者兩

都之臺長官未備太宰以請 先帝深惟風

紀重寄一日而 簡大司寇張公俾總臺事于

北居無幾何又一日而 簡南少司寇何公俾

總臺事于南士大夫亡不彈冠相慶以爲得二

公而風紀之地重風紀之地重而秦茅盡拔伏

莽不興天下之太平可跼足而須也于是何公

以疏讓于 朝 今天子亟下溫綸敦勸之

若曰大夫之猷望素著宐典此官大夫不爲誰

當爲者公乃起而承 命則比部諸大夫儼

然造余而謀以爲公賀焉夫公之所以重南臺者有上之明詔在公自起家讀書中秘拜侍御史繡衣持斧代天子巡狩游歷罔寺至大廷尉貳司寇于南都元老之猷與具瞻之望所以爲憲百辟結知九重者非一朝夕矣故上一旦以南臺之長舉以畀公誠謂

國家根本重地風紀之任非公不可得公而爲之提振綱紀貞憲肅度可以建威銷萌維

九鼎萬世之安所繫誠博且鉅也且公當此時

而居此任上之委寄與下之仰承又有重

者往者南之大僚嘗乏人矣自先帝登延

耆俊六曹之長貳幾無虛席而獨以臺事領于

公使疏瀹于關籥結轡之間而提挈于精神聯

絡之際若六曹之政待公而益爲之修舉者其

重一矣往者臺員不具小大諸差恒苦于遣代

之難御史大夫常盱衡太息亡可以寄左右手

今考選下而柱後惠文之列班行者濟濟師師

如也公又爲之總綱領而臨長之風稜何所不

張彈壓何所不裕是南臺之官若有待公而增
爲之盛者其重二矣且也自頃征繕驛騷災異
頻疊民亡固志人有訛言半壁金湯實爲凜凜
然則上之以南臺畀公所繫于國家根
本重地者豈不誠博且鉅哉雖然余請更語諸
大夫以公之猷望簡在帝心若此而公且
益秉精白以承休德方今四門盡闢百揆
畢張耳目旣恢股肱尤備上且將以鋒車
召公俾公酌元斗司天之喉舌調元氣爲

帝之腹心南臺又安能久爨公之車茵者諸大
夫今茲班而庭賀公尋且班而郊送公蓋公誠
國家之雄俊寶臣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上
者也夫使鈞衡樞綰之任以公而增九鼎焉
則南臺益以公而重矣

翰林院修撰澹園先生焦公墓表

嗚呼是爲太史澹園先生焦公之墓于是先生
之卒也隃年矣季子潤生將舉大事則手布狀
以表墓屬余起元余泫然流涕葉拱左辟者久

之夫先生安所待表爲者先生之宦蹟在金馬
玉堂先生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
名山大都先生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
思在稷丘槐市安所待表爲者卽余不量而伸
其管蠡之言又安能貌先生于萬分一也亡已
則請以先生之學嘗試妄言之蓋自道術之降
本流末也世之君子各以其性之所近稟而學
焉觴得之則恡以自封耦得之則疑以相擯江
河殊派歸海皆鹹槐柳別材變火均熟有能得
于同異之外者鮮矣十二子之非六家之指參
然自以爲真其極也同一孔學而朱陸異又其
極也同一程學而游揚異共檝大川之內上下
爭途聯輶皇路之中南北競步有能冥于同異
之內者又鮮矣先生崛起于千載之下乃獨剖
其封畛而曠然睹天地之大全闢四門以納之
頓八紘以掩之函三爲一類族歸宗如元氣之
吏四時若王會之輯萬國于諸子之舛馳者未
嘗諱其短也而用其長未始溷其流也而達其

本隨材而使應扣而鳴玄空不相非孔墨可相
用古今之道術誠未有兼容并包爲若此者且
非獨如此也當世之君子以道師人各負其能
不相爲下先生皆與其人參承而就正焉進而
辨析莫逆于心退而研求各滿其志師天臺而
友溫陵朝德清而夕歸善人有同異先生未始
有其同異先生無同異人亦未始有其同異也
甚而六秋之支餘九流之鬼瑣櫛梨有味咀嚼
無遺稊稗在場簌糅不棄微獨凡鐵頑金變質
于洪鑪之內抑且牛溲馬溲呈效于藥籠之中
矣然而先生廣立門墻而實蠢迪檢柙弘獎風
流而尤標舉名教是以攬劉安覽冥之訓不迂
裴頠崇有之論玩牟融歸釋之旨不訾傅奕排
佛之議敦季札博物之好不滅莊叟溺心之誠
要以隨流得原因百致一纔經陶冶何俗非真
暫入拈提有麤皆妙總歸于收視却聽以合神
明之始抱璞返本以游天地之根先生之學可
謂彌博而彌約彌大而彌精者矣先生悟超爻

繫覽盡流略所著文章獨爲爾雅懲浮文之妨
要景先民以作程上追典謨雅頌之風下斥顏
謝徐庾之體居然正始可謂宗工至其考訂前
聞鉤校往事正譌糾謬微顯闡幽滌千古不白
之疑裁兩造未成之案並可以博古通今知人
論世兼復妙達六書精研八法峭勁有骨散朗
多姿有銀鈎鐵畫之形具鷹跂鸞驚之勢人思
寶玩家侈珍藏生平耆慾泊然篤志圖史金題
玉璣得之若驚錦軸牙籤森若未觸把翰齋素
而訪賣金鬻衣以求可以下兼戚氏南都之奇
上敵漢家東觀之富又且摩挲彝鼎品藻丹青
彥遠歷朝名畫之評原父先秦古器之記手揣
真贋口析是非要是游藝所資匪徒玩物而已
蓋余所妄言先生之學其厓略如此彼暖暖姝
姝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者方類夏蟲之疑
冰象秋螢之爭月固不能闖先生之藩籬矧曰
堂奧乎哉先生自舞象勺時從其兄靈山令鏡
川先生游卽屹然有志此學及爲博士弟子締

進園漫稿
交李維明儀部楊道南太學二先生遂共矢志
講明此學二十五舉于鄉身往寧國從近溪羅
先生于水西而天臺先生以先生爲弟子之淵
騫闢崇正書院主先生于中以其學授四方之
學者其後婁上公車不第退而聯同志諮訪討
論益以推廣此學時則先後與天臺近溪龍溪
五臺漸菴敬菴復所卓吾南阜諸先生若吾鄉
白野如真訖先生相問證自是章甫馮翼之士
從游者日益衆不啻羔鴈闐康成之門車馬立

公超之市矣五十而成進士射策 大廷

天子擢爲第一人官翰林修撰與袁宮庶陶司
成黃宮詹輩日夕游處益得以切磋倡明此學
而它公卿大夫以學來質正者先生亡不傾心
與究竟之人人志得意滿而去及 光宗皇
帝以元子開講幄先生執經供事所爲啓沃獻
替者亡非以此學見諸敷陳而亡幾何以名高
觸當塗者之忌乘先生與順天試喉言路以蜚
語中之而先生拂衣歸歸而與舊游同志欣然

相對亡幾微見顏面唯曰吾今日得與諸君壹
意了此大事因緣矣自是優游林下者垂二十
餘年留都故多講社自先生歸以得主盟者其
壇坵益盛每會請先生陞拂臨之群疑衆難得
先生一言衷之輒定蓋天臺明德陽明三祠之
會先生所答問尤多門弟子籍而錄之刊布海
內其它式間之車問字及盈門羅巷滿座充
庭莫不虛往實歸得未曾有至若芬開蓮社樓
啓香山蘭芬君子之居星聚真人之席先生普
行接引勿替留連又不營姑射神人神凝而年
熟溫白雪子曰擊而道存矣先生風儀峻整言
辭清厲正襟危坐閤室而靡媚容捉麈高譚終
日而無妄語乃至舖啜寢臥動爲架獲嘻咲怒
罵皆成文章以故見者改容聽者忘倦孝篤二
親仁孚九族閨門肅若朝典手足愛極天倫弘
恣義方蔚爲令器雕龍競爽何羨崔家蠟鳳見
奇詎稱王氏况復親賢愛士不以款接爲勞赴
義行仁每見饑溺由已雖剛腸嫉惡志皜秋霜

而慈心御物譽流冬日待舉火者寧止七十家
借名行者豈惟數千里尤且倡行義事助發善
因置掩骼之園啓放生之社可謂澤及枯骨恩
霑異類矣蓋隨時隨地無非以踐此學迨乎年
躋大載銳意弗衰秉炳燭之光返崦嵫之照隱
囊可藉把卷不停嘯咏如常延接罔倦觀化之
夕翛然委蛻如緇信臂無煩曳杖而歌似去來
郵豈藉羸糧而往先生之于學真所謂終身以
之者語謂忘老將至書稱惟日不足微先生疇
能當此者哉其以此學著書而傳世也明道本
則有支談正續筆乘答問錄正續澹園集陰符
解老莊翼理學名臣傳養正圖解述政體則有
獻徵錄玉堂嘉話國史經籍志忠節錄京學志
示博物則有焦氏類林金陵舊事它尚多筍藏
者要皆羽翼聖真輝煌治理追琢士行檢鏡人
風片語陽秋俟百世而不惑一言琬琰眦九鼎
以猶輕讀之者如游玄圃所積無非夜光如探
赤水所獲無非明月察來彰往作聖學之津梁

定業斷疑秉朝家之著蔡豈與夫古文奇字徒
誇郢縣之自苦十年與術秘文漫耻穉川之不
知一物者哉先生之交游滿海內其繫籍弟子
名焦氏學者不可僂指牟長立學著錄萬言馬
融通儒及門千數經指授者皆有師法聆謦欬
者如坐春風至右壬辰分校南宮丁酉典衡北
棘潤山之珍畢簡絕塵之駿已空不特入彀而
羅中原麟鳳之英抑且儲材而爲明堂梁棟之
用彌生之虹蜺垂光何以尚茲楊公之杞梓集
門方斯篋矣其他擔簦躡屩之客懷書仗劍之
儒黃冠羽衣之徒赤髭白足之侶或挾刺以求
通或望門而投止先生倒屣迎之折節下之片
善可抽無微不錄窮途可閔弘貸無方靡不飲
水知恩望風景德至有伏櫪之才珮觿之彥齒
牙堪借已先白屋之求頭角可期蚤被丹青之
譽自先生舉孝廉以至今所成就者不知凡幾
東國人倫咸歸有道南朝士品半出彥昇丘遲
感尚書之知孟嘉辱太傅之賞一經品題便作

遊園漫稿
佳士稍蒙剪拂已脫泥塗士所以生執御而不
辭沒負任而不忍去也桓榮之哀宋普徒步九
江侯芭之哭揚雄心喪三載方且圖俎豆于膠
庠杓尸祝于畏壘劉寬之豐碑有副都紀門生
文翁之講堂不空全題弟子凡此皆先生以繼
往開來之心弘成德達才之教是以道風秀世
德感熏心此豈可以虛聲動大力負哉先生自
丁酉歸田望先生之大用者謂其抱經國才具
人倫鑒宜致位宰相丞弼 天子日以賜環

引領于

當宁乃啓事頻升竟未及

召而

江南御史中丞與直指以地方人材登薦刻者
亡不首推轂先生然而龍門之望逾高鳳池之
還無日士大夫未有不爲扼腕而太息者比

光宗皇帝御宇始

詔推東宮講讀舊恩升

叙錄用而先生已先一年逝矣

今上皇帝

善承

先志乃

特議予贈卹廕子一人于

是嚮之望先生者逾益痛悼齋咨恨天不憖遺
俾得及招延究其鼎鉉之業乃余則謂天之所

以不終予先生以位正天之有意于斯文也使
先生牽絲入朝橐筆事主將朝夕獻納
儼直承明著作之庭夙夜絲綸補綴斧扆山龍
之闕金鑾視草玉殿捧床卽欲刪集典訓模楷
譽髦使大經常貫而不刊絕學幾泯而不墜雖
道靡不周有日不暇給者矣夫惟稍損其黼黻
之用乃可大闡其傳法之功嘗試遠企河汾近
追濂雒或埋沈于霸代或掩抑于明時徒使萬
乘負其弓旌三公慙其璽綬而卒之道昭縣寓
書垂成憲守千聖之統爲百世之師天之所以
大寄斯文而爲後學耳目者所重誠在此不在
彼也又何以是爲先生芥蒂乎哉先生門胄之
華族姓之貴在朝居里之大立身行已之詳載
在狀銘余不具論伯子貢士尊生仲子孝廉周
皆無祿蚤世有美雋才門祚所憑實惟季子季
子文有鳳毛學成麟角韋籛不忝耳屬祖風鄴
架可披手裁家傳四海之間千載而下有聞先
生之風而想見其人者覽所撰次可以得其大

方矣談彪之史而倚箕裘鄒魯之門更標闕閱
他人之賢者何能贊焉余于先生忝廁通家辱
呼小友悲梁木之壞夔立宮墻慟長松之崩目
窮霄漢猥承季子之命勉綴斯文樹諸隧道傳
名繫世自詒濶疏論德著功更慙骯髒聊擬議
其小者冀彷彿以見之庶使過董相之冢下馬
而低回望王駿之碑攝衽而再拜者讀之或亦
可以得先生之萬一也且因以徵古今之道術
至先生而有所總萃焉

漕運總督憲葵王公晉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序

國家定鼎于北而財賦印給于東南故于南置
漕運爲轉輸之官于北置倉場爲納受之府皆
特設大臣領之而必以簡忠智敏練心洞大計
手握成筭者使中外相倚出入相權天下之大
命所繇寄也漕運不理則咽喉之路鯁而神京
有枵腹待哺之虞倉場不理則狐鼠之耗滋而
大農有捉衿露肘之患兩者誠得人以昇之

天子乃可以坐受萬方九賦之入以內瞻吾
百官有司而下飽七萃八屯之士臨軒負屨四
顧晏然而亡宿憂矣異日者漕運之以缺人

請也

神宗皇帝詔

廷議舉堪任者衆共

推以爲母諭憲葵王公時公方領節鉞開府于

上谷

神宗皇帝特命公移鎮淮陽以董其

事蓋公自爲儀曹郎卽以精忠勁節守正不阿
嶽嶽薦紳間交戟之內人人知公可當大寄及
歷卿寺以至御史中丞奉 璽書撫畿內公所

爲表率將吏以內安元元外謹戎索者尤有以
副 天子股肱之寄所爲受 上知以此

公泣任以三年滿最

聞特命晉秩加恩皆

異數公所爲表率將吏以內安元元外飭海防
者大指如在上谷時而加恣而歲所漕入 京
師者飛輓之艘鱗次而北無後期縮額之憂而
會遼左事起 天子大徵兵轉餉以禦之而

淮陽首當其劇旣調兵赴天津矣又召兵赴遼
左旣造舟以濟運矣又募船以供餉至改遮洋

遊園漫稿
船以開海運則又已事之不易驟復者羽書旁
午急如飄風公獨不動聲色籌其緩急而應之
而至有宜爲 明主忠言爲士大夫忠告者
不惜援据今古批析肯綮懇摯白之天下愈益
以此知公任事之苦心占公經國之遠識僉望
公亟宜高議雲臺之上爲 天子定大計決
大疑奈何久以瑣鑰淹公淮陽爲也于是倉場
以缺人請 光宗皇帝首允廷議以戶部尚
書召公總督之矣公循例具疏以辭 今上

皇帝又特下璽書以公清望宏才 詔鋒車趣
公而北于是公干旄之駕有日矣總戎楊君受
公知深且久攀公轅而不可得也走使而屬不
佞曰自我公之李秋浦也我卽以安慶之守被
公知今得執橐鞬以事公公之信我深而任我
重 禁旅之遷特爲地方具疏留我我幾幸長
芑公宇下奉令承教可以亡臯今公奉 召
行矣我不敢以二天之芑私公願得執事一言
以爲公贈不佞敬謝不敏顧嘗有概於衷以爲

漕運之于倉場一司其出一司其入如左右手
洞酌者之挹彼而注茲也第不互任則痛癢恒
有不相關之念不遞任則緩急又恆有過相望
之情故內者常艱于入或不暇問外出者之苦
欲如王文正之寬權利于張士遜也常難外者
常難于出或不盡諒內入者之貧欲如韓宣武
之應輸粟于李鄴侯也常不易事之所以簡論
之所以格也有如 國家託重公者先以漕運
寄之而後以倉場寄之斯內外相倚之勢通出
入相權之用合矣難難易易彼此共之內且代
外憂竭澤之漁外且代內懷罄餅之耻握筭從
橫持籌反覆政自相須爲理耳彼旁觀者且知
天下事原非一家之事政不煩以獨見參之又
知天下事原是一家之事政不厭以衆見酌之
余見公之爲 上定大計決大疑者皆此物
此志也豈獨無廩廩憂度支哉遂因楊君之請
以論于公以見公爲 三朝所倚重爲四海
所想望今之彈冠相慶乃 宗社生靈之大

計非徒以私爲公賀也

文太青先生像贊

望之偉然如松喬之在霄漢卽之脩然如神僊
之居樓觀其充然如有得也知其擷千古之菁
英其穆然如有思也知其念四方之理亂謂此
人宐在 帝左右者以其有冰壺水鏡之才
謂此人宐爲世模楷者以其有經國傳家之撰
固宐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之高見之如景星
卿雲之爛斯太青子所以立修名于不朽而介

景福于無筭者耶

國漢和

今



